



小说集

炸米花



沙鑫 (纳西族) 著

作家出版社

1247.7

1496

炸米花

沙鑫（纳西族）著



主 编：艾克拜尔·米吉提
副 主 编：李霄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炸米花/沙蠡著-北京:作家出版社,1999·4

(民族文学文库/艾克拜尔·米吉提主编)

ISBN 7-5063-1671-4

I. 炸…II. 沙…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9604 号

炸米花

主编:艾克拜尔·米吉提

副主编:李青明

作者:沙 蠡

责任编辑:祁 英

装帧设计:牛 鑫

版式设计:李 莉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医大印刷厂

开本:880×1230 1/32

字数:170 千

印张:7.65

插页:2

印数:1100

版次:1999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63-1671-4/1.1659

定价:68 元(全五册)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艾克拜尔·米吉提

沙蠡，原名和尚庚，云南丽江纳西族作家。人很勤奋，也很执著，从八十年代初步人文坛，笔耕不辍，迄今为止创作了大量的小说、散文、诗歌……对文学作着一种真诚的尝试与探索，抒发着他对家乡玉龙雪山的一腔热恋，向我们孜孜不倦地讲述着古老的纳西东巴文化的内含，还有他对人生的思索，对本民族劣根性的反思，以及他心历的甘苦——爱与恨、期盼与失望、追求与挫折、痛苦与惊喜、困扰与超越……这一切交织在一起，让我们犹如置身其中，与他的主人公们同悲同喜，同叹同乐。

这本小说集，收入了作者不同时期创作的作品，创作足迹清晰可辨，透着他赤足蹒行时留下的体温。他对小说创作的初识与悟性的升华，就像晨露一般在你眼前闪烁，令你为之感动。他曾像所有初学写作者一样，被躁动的心驱使，来不及思索，来不及沉淀，匆匆急就，直白抒发，便捧给了读者。比如《梨花传奇》，比如《山歌之缘》，作品透出的真诚与稚嫩，真实到以至于令你心里为之忐忑……

沙蠡是机警的，他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在保持了玉龙雪山赋予的真诚特性的同时，开始向自身艺术上的稚嫩告别，试图走向一种成熟。他塑造了一个正义凛然、赤胆忠诚的玉龙山下玉龙寺看护号称“狮子头”的万朵茶花树的“喇嘛”形象（《“狮子头”传奇》）。当年“喇嘛”为救游击队员山毛入了国民党监狱；三年困难时期为了救活山茶树“偷”来香油作偏方，受到作为乡长的山毛不知内情的批判；“文革”中为保护“走资派”山毛，挺身而出握住“造反派”的飞剑，失去了四个指头……。他细心关注和捕捉身边生活中的点滴变化。当复员军人阿山八年后回到家乡，这里的一切发生了巨变，昔日腼腆的恋人阿莽已成了乡镇企业的副厂长、致富带头人，她变得泼辣、

果断、有胆有识，判若两人，惟有他们对家乡的真情未变，他们的爱情也经受住了时代的洗礼（《燃烧的雪》）。

沙蠡开始变得深沉了，他开始对人生的寓意进行思索。他发现人生有时竟像一匹烈马，稍不留神会被烈马摔下来。关键在于不能气馁，要勇敢的面对人生，要做生活的强者，人生这匹烈马终会驯服（《纳西汉子》）。他对人的尊严也作了认真的体悟与阐释，《小小怀春店》中的烈性女子阿春，就给人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她以自己的方式告诉世人，人的尊严并不以人的地位的高下而有贵贱之分，人的尊严应该是平等的，人应该有尊严地活着。当然，也许我们不会苟同她最终维护尊严的极端方式。

沙蠡的创作开始渐入自然含蓄的境界。《炸米花》讲述了纳西汉子其克和浙江炸米花手艺人之间的故事，从日常生活中映衬出两个民族文化心态的差异及碰撞，委婉而深沉有力。我们既为其克路见不平，见义勇为的豪气深深感动，又为在他身上因袭的那些陋习不觉汗颜。当然，炸米花手艺人知恩图报的美德和他勤劳、节俭、守信用的做人准则，不仅仅感动了其克一个人。看来，今天这个时代真正为每一个普通人心灵的沟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一种潜移默化和文化的交融正在不知不觉间进行。无需他人开导，其克对生活做出了新的选择，我们的心境也随之获得一种释然与愉悦。通篇作品自然而含蓄，摆脱了不仅困扰沙蠡一人的如影相随的脸谱化与概念化。这是一种自我超越。应当说，实现自我超越，对于一个作家并不是可以随心所欲抵达的境界，往往体现的心有余而力不足。沙蠡努力实现的一次自我超越，自然令我们感到由衷的欣慰。

其实，文学之巅就像他家乡的玉龙雪峰一样，在晴空丽日下，人人都可以望得见它；但真正要触摸它，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得到的，需要付出不懈的努力和勇敢的攀登……

玉龙雪山就在你眼前，沙蠡。

序

艾克拜尔·米吉提

目 录

炸米花	1
纳西汉子	16
小小怀春店	24
燃烧的雪	42
“狮子头”传奇	58
三朵红山茶	71
玉龙山的风筝	80
雷劈的化肥	84
别了,木材老板	98
山歌之缘	110
跑 婚	126
选择的反复	148
魔 鱼	157
梨花传奇	169
阿哥得	179
阿十妹	194
泪 痣	199
深山轶事	206

炸米花

寨头噙了一群人，人声山响尖脆。

是吵架了。

其克悠着步子，哼着自个儿编的歌走过去。他编的歌曲谁也哼不了，纳西人祖祖辈辈哼不来的山歌《骨气调》和《阿木达》，他也能自个儿编成怪腔怪调的洋歌儿哼唱。其克爱编歌子，他是山寨的大歌唱家。

他冷笑两声，看吵架不是躲火山爆发！

他看不起那些看吵架像赶救火的人。

寨头那块大青石边。

一头站着那个炸米花的浙江人，另一头凶凶的三个人：花平寨的黑心马二爷和他的婆娘，还有他们的儿子马歪嘴。

其克知道，这个浙江人在玉龙山碰上癞蛤蟆撒毒尿啦！邻村挨寨的，谁人没吃过几颗马二爷家的黑心汤圆呀！其克可怜起浙江人来。

马二爷的花花肠子，像他家人一脸盘子上的麻点子，谁也数不清……

“我家一副好心肠……嘿！你这浙江仔倒刁歪。”马二爷捋起下

巴尖那还没长成气候的胡子，纳西话掺和着汉话，说：“一天一元，在我家屋头炸，增加五毛，就是一一得一……咳，就是一天二元差五毛，你到我家那天算起，九十五元便宜你。你不拿，你是要当强盗英雄不成？”

“你是要白吃我的老奶么？”马二爷的婆娘一抹袖子，瞪起双眼如供销社里卖的乒乓球。

“老人家……大爹大妈……”浙江人怯生生地陪着笑脸：“我是住在你家，可我们原先讲好了呀，该给多少我也给了呵！我炸米花找碗饭吃，可这也是大姑娘做生意，一笑一个价嘛！”

“少啰嗦哄人！”马歪嘴一喝，嘴都正直了。

周围的人吓得退了一圈。

“兄弟，我这是一清二白记在本本上头，你瞧嘛！”浙江人掏出本子翻着。“这不，那天我拿了张一百元的票子给大爹，大爹说找不着五元，我说不用找啦！”

“山老熊放响屁！”马老妈子嚷起来。

“咋个？我倒要找钱给你？你睡我家还怎么着？”马二爷胡子直冒烟。

“你浙江人想吞了我玉龙山，吃肥了胆子啦？”歪嘴儿子一拍巴掌：“美死你！不怕撑烂肠子……你吃我家尖尖鱼几尾？”

“两尾！可我买了九斤酒给你家。”

“你吃了我家几块苦荞粑粑？”

“三小块，我咽不下。我给大爹四盒好烟丝。”

“你喝了我家几碗羊奶汤？”

“喝了半碗，吐了一碗。我给大妈——”

哈哈！周围的人轰然大笑，其克也笑出了泪花儿。这屁丁点的吃喝也好意思抬出来讲算，硬是“麻”到底了哟，不是人下的崽！

“有球笑场！不要围在我家门口，滚远点。”马歪嘴又羞又恼，嘴又嚟正直了。

“凶球！笑都笑不得。”其克忍不住叫了一句。

“谁个狗日的，有本事闪出来！”歪嘴大怒。

其克拳脚一痒，猛蹭脱一只鞋，要冲上去，可一弯腰，又忍住了。马二爷看这阵势不妙，和声说：“人家笑人家的，我家嘛是我家的……”

“你还笑？”歪嘴狠踢一脚炸米花的黑“机器”，脚尖痛得怪叫：“哎哟哟我的妈呀，笑你妈的汉子！”

浙江人实在忍不住笑，因为马二爷马二奶都没有忍住笑，这下，大伙又轰的笑个山响。

“老子吃你的肉！”歪嘴抽出短刀，猛扯浙江人的胸口。浙江人缩紧本来就瘦小的身子尖叫起来。

大伙一时傻了眼。有人在底下小声说：“欺负个外来人，不算英雄！”

钱不能这么赚呀！有人说。

“住手！”其克大吼一声，冲上去扭住马歪嘴拿刀的手腕，“要杀人犯法怎么的？”

周围的人一下躲远了，今日要出人命。

恼羞成怒的马家老少，六手六脚齐动作，把其克打了个饱。有人在远处叫：“救命啰！打死人啰！”

马家老少落荒而逃了。

浙江人把其克背到医院。

浙江人给医生送了好酒好烟；给其克床头垫了好多罐头……

其克总归是玉龙山养的，住那么几天就无事了，嚷着要回家。米花匠劝他再住几天，其克说，没有家里安逸！米花匠将信将疑，这其克穿戴实在不咋样，家里能安逸到哪里去？不过，其克为人做事实在，许是“有肉压在碗底”也难说，这样一想，米花匠相信其克住院是“不安逸了”。

出院时，米花匠拿出三百元钱说：“兄弟，我单身出门，有人不

讲理，难得你仗义相帮，没有多的相谢，这点钱你留下，养养身子吧！”

“你整哪样名堂？”其克虎地一甩手，变了脸子：“你收起钱！我又不是卖打来着。”

米花匠满脸尴尬，不知如何是好。

看着这个远去的纳西汉子的身影，米花匠觉着，远处玉龙雪山洁白得耀眼……

二

村寨。胡乱地撒落在钢蓝色的山顶、青蓝色的山腰、灰蓝色的山脚。那米花匠哼悠悠地爬上了那架山梁。树儿郁郁的，泉儿清清的，只是老不见屋子和人影。肚子是该饿了，背上的什物压得紧，腿杆软了，脚下的落叶层厚绵绵的。

陡地有狗咬，转出一坨大岩子，岩上有房子，米花匠又惊又喜。

没有主人，火塘里埋着一大坨树根疙瘩，有香味直撞鼻子，米花匠晓得火灰里埋着洋芋，口水涌起，肚里有虫咬。顾不得许多啰，拣根柴棍儿，扒出三五个焐烫的洋芋，一阵猛吃……

一串狗吠，有人进了屋。米花匠被噎得眼翻白，惶悚不安地要道歉，可嘴头还一时空不出来讲话。那人也不看他，把肩上的猎获物往地上一丢，说：“算你运气好，今晚吃兔子！”

“噢！是你——”米花匠惊奇地大声咋呼。

“当然是我。”其克剥着兔皮，吹起口哨来。

三

其克的“家”境，令米花匠失望心酸。

瓦片是几块大张页岩石扣拴而成。屋头睡床啦桌子啦坐凳啦，一色的石头。就是那水缸，也是三片石页粘在一起的怪物一坨。有一头架子猪在院子里的一个天然大石槽里搅和着稀泥……

米花匠一忽儿吃惊，一忽儿难受，一忽儿疑虑，一忽儿不知怎么啦……

晚上，有一窝子人来，鼎锅里扑噜扑噜冒着热气，兔肉那香味浓得特别，仿佛渗进了树脂香、怪石香、还有什么喊不出名儿的怪香。火塘里倒了一撮箕洋芋，不时爆起的火星，使山乡的夜，迷离成梦幻一般。来的人都自己携了东西，或一捧核桃，或几把南瓜子，或一葫芦青稞酒，众人推了四大爹坐在中间；又推了米花匠在他老人家侧边，也是尊敬客人的意思。

于是喝酒，啃肉。

山里人好酒量，土大钵筛满了，抿一口，吱的脆响，少了一大截，又都豪放，兔肉是各自到鼎锅里挑叉，哈哧哈哧，一片啞嘴声，欢实得很。

受到礼遇，米花匠得一条兔腿，有人抓一撮盐给他，另一个捉几枚干辣子给他，其克哈着热气，说：“辣子蘸盐巴，一嘴兔肉一嘴辣子，安逸死啦！”

一口咬去，米花匠辣得咝咝吐气：“可惜了好兔子，没佐料，要在我们浙江，卤出来就高级啦！”

“浙江呗，好倒好哩！”四大爹悠悠地说。

“你老到过浙江？”米花匠兴奋起来。

“都喊你们浙江是天堂仙人，能不晓得？哪个坎坎角角都有你们浙江仙人呢！浙江人精得很呀！”四大爹讲了一大巴拉汉话。

“您老只讲了一半，我们浙江人还吃得苦呢！”

“就是，你们浙江人好倒好，就是地少人多，一辈子要东奔西跑，老死了，骨头回不到家乡……”

米花匠笑了笑，不吭声。

“还是玉龙山好，自在安逸。”其克掰开一个洋芋，中间咬了一口，两头丢给背后的架子猪，那猪恰好也张着大嘴，咔嚓一下进了猪肚子。

于是，大家开始啃烧洋芋，背后的猪也欢劲地吃。

“怎么不好好喂猪？”米花匠问。

“人吃猪吃，两下方便呀！”其克说。

接下来，烧罐罐茶。

每人手里都有一个拳头大的陶罐，抓大把茶叶丢进去，在火上烧一会，再簸三五下，有浓辣辣的茶香溢出，于是，吱的一声，冲进开水。

米花匠小心翼翼地呷了一小口，顿觉心跳神慌，兴奋莫名。

来了个大嫂，笑得酥心。汉话掺和着纳西话，问：“听讲城里房子都像大岩子样高陡，电灯一串串拴在房子四边，汽车比蚂蚁子还多？”

米花匠说是。女人喝了茶，脸盘和眼睛在火光里亮得出奇。她边笑边问：“听讲城里女人不穿裤子，裙子跟裤腰带一般长短，还透亮透亮的，身上有哪样就看得见哪样……这都是真的么？”

“你都见过？”其克兴奋地插进来问。

“我倒没有见过。”女人捏住其克的耳朵，说：“你这鬼儿子，不是时常下山去瞄不穿裤子的城里洋妞呀！还有脸问我哩！”

“我想瞄你怎地不穿裤子，别人我不瞄。”

“那好——”那大嫂好生了得，跳过去捧起其克的脑袋直往她那粗腿下按，其克挣扎着，大伙滚在一起，笑得直打颤。那大嫂还不饶，玩得性起，撩出尺余长的奶子，硬要给其克“喂奶水水”，众人笑得打滚，四大爹哑着烟袋眯眯笑。

玩到深夜也不见有人想走。最后，七横八躺，剩下一屋子呼噜。只有四大爹精神，哑着叶子烟，品着罐罐茶，说是消夜，不时用脚捅醒睡着的人：“翻刨洋芋啰！”

那大嫂的酣声特怪，不好说得。

米花匠实在招熬不住，先自睡了，睡梦中全身火辣辣地咬疼，太乏了，还是沉沉地死睡。

四

上午十一点半。米花匠惊跳起来穿好衣服，出门以来从不曾这般起晚过，他骂自己太野了。

满屋的人东倒西歪，还正睡得香。看这情景，不好形容，便夺门出去。

村边山溪，明澈见底，游鱼如画，高树古松把村村寨寨都罩住了似的，婆婆出仙境般的玉龙山来，米花匠吁了口气，心里舒松多了……

回到其克家，已是中午。酣睡者陆陆续续大大咧咧爬起。那位大嫂揉揉眼，开心地笑着拉拉米花匠，说：“昨晚星硬是好玩哪；今晚在我家玩；汉家大哥，你要来呵，包谷洋芋松子有的是你吃！”

“嘿，喊人家去玩，去了你又不真让玩！”其克抢过去笑着说。

“滚你的，汉家大哥自有玩法。”那大嫂弯腰拍打着屁股上的土巴。

有人大笑，米花匠尴尬地笑了笑。

“兄弟，”吃过午饭，米花匠问其克：“今年多大啦？”

“三十五六吧！”其克估摸着回答。

“该讨个媳妇哪！这般闹玩不是办法。”

“讨得起还等你讲？”

两人没了话儿说。

缕缕烟子从房墙的缝隙里挤了出去，难怪很多人眼睛红眨红眨的，米花匠想。是该打个有烟囱的灶！

“打它干哪样！”其克听了米花匠的话，大惑不解。“烧火煮饭的

灶还要打整成县长省长媳妇的喜床一样不成？”

“不是这般说，是眼睛扎不住呀！”

“谁扎不住？祖宗万代都这么过来，谁——”

“这——”

过了一阵。其克觉得有点过意不去，人家是为你好啊！便走近米花匠，诚恳地笑着：“打就打，你讲的合新道理！我听你的。”

“材料呢？”

“满山都是。”其克背起个五眼篮出动了。

背回来的材料确实是好材料，都是整齐光滑的页岩，是奇特的“水泥预制板”。米花匠满心欢喜地干了起来。

“兄弟，再去背几背来！把猪圈砌到外头去，那就高级啰！”米花匠干得欢实，来了劲儿。

“你扯羊耳疯呀！”其克裹着叶子烟，不动身。“人和猪在一起多好，吃的喂的，顺当方便；砌到外头好哪样？叫狼叼了猪去？”

米花匠心头一惊，又累得脚抽筋，闭了嘴。

打好了的灶蛮好呢，米花匠很惬意。其克伸手去烧火，没多大热气，温吞吞的，哪像火焰腾腾的老灶！便有些不快，说：“烧两个洋芋吃，还要揭盖子；又没火灰，火苗把洋芋烧成外头炭一样，里头又不熟，皮焦肉生，哪像火塘老灶，火灰煨出来的皮脆肉耙，吃着又酥又香又面；罐罐茶又烧不成——”

米花匠的脸一下没了刚才的光泽。

五

天擦黑，有人来邀，要去那大嫂家消夜。

米花匠推说要早些歇，白天太累。其克眼睛一转，赶紧烧了洗脚水抬过去，又抢着倒洗脚水，弄得米花匠不好意思起来。

其克去了，米花匠知道，又是一宵快乐。

笃笃！夜半，其克却回来了，急切切地嚷着：“大哥大哥，醒一醒！”

“早醒着哩！”米花匠纳闷不解，“跳蚤厉害呢，你怎么这般早就——”

“求你件事！”

“求我？”其克的严正劲倒叫米花匠吃惊不小。

“我要拜你为师！四大爹讲，一艺在手，吃穿不愁！还讲天旱饿不死手艺人。我这老光棍要能学到点手艺，还怕讨不上女人……嘻嘻！”

噢！米花匠明白，是别人怂恿其克了，难办。收这个徒，懒汉能变勤快么？不收吧，可人家为你两肋插过刀，替你挨过拳脚……

“好吧！只要你真肯学。”

六

第二天。两人上了路。

山路陡峭，逼仄得擦着耳朵，有时手脚并用才爬得过去。终于，拐上了大路。有马车过，车上的山货小山般高。米花匠喊：“赶马大哥，上哪点？”

“桃子坝。”车把式尖哼一声，不肯刹车。

“搭截车吧！”

“你眼力不好，我这车怎个还搭人？”

“一人三块钱，搭一下嘛！”米花匠恳求。

“四块，一人四块钱，自家爬上来。”

坐趟马车也要出四块钱，狼日的，硬是抢人不带长刀了，其克气得不行。

“四块也值得！”米花匠一边爬车一边说：“快，兄弟，今晚赶不到耶古堆，明儿再赶路，可就亏了一大天的生意。”

其克边爬上车顶边嘀咕：“亏一天的生意，怕球！这四块钱不浪

费不就行啦！”

有两三朵白云擦怀而过，铸铁似的鹰隼在车轮下的山谷飘弋。车把式扯开嗓门唱了起来：

妹子哟，记得不？

山洞哟，那一回……

情似洞，深不够！

车猛颠了一下打住了。其克忍不住痒痒的嗓子，想哼，可车一颠停，只得咽下了那比车把式更火辣的情歌。

哪怕鞭子呼啸，不管赶车的尖声厉吼，马车纹丝不动。车把式实在无奈，求情说：“二位大哥，请下来帮推一下。”你赶球的车；连这么点坎坎都赶不过去，还吃这碗饭？其克气不打一处来，在一边裹叶子烟吃。“出钱坐你的车，还得帮你推？美的你——”“不帮推，今晚到不了耶古堆，还是亏了咱们自己。”米花匠推着车。

“下货！”车把式动手下货。

其克日气坐车收钱，就扭头不理睬，车把式涎着脸，求他：“请帮帮忙吧！不收车钱啦！”

“好哩！这样就好说。”米花匠欢快地干开了。

其克不搭话，掏出家伙撒尿，溅了车把式一裤脚。车把式也不理会，其克啜了几口烟，上来帮忙。

车子到了桃花坝，米花匠扛起工具就走，其克拉住他：“大哥，车钱拿给人家！”

“说好了嘛！两抵，我们出了力气！”米花匠疑惑不解。

“拿给他！羞这家伙一回，看钱叶子给是他家爹！”其克硬要米花匠拿钱给车把式。

米花匠给了钱，自己先倒被羞了一回。

七

耶古堆是州城。

租间房住下，米花匠到全城溜了一趟，说：“这耶古堆活路不好做，满街都是炸米花的。”

给房东炸了米花、包谷花、黄豆花、豌豆花、还有他人炸不来的蚕豆花；米花匠分文不收，把房东喜欢得不行，欢劲向邻里夸奖，把不少亲戚朋友什么的拉来炸米花，米花匠和其克红火起来了。

天还黑，米花匠就烧好洗脸水，叫其克爬起来。其克最最难过，想山里睡到日头过午没人管你，好不安逸，如今……唉！咬牙勉强爬起来，双眼涩燥涩鼓的，浑身乏酸，师傅打好了水，脸又红了。

日子难熬，早晚两头黑，一天没个闲空，师傅极耐心，跟人家一角两角，一分两分地抠，一点也不洒脱。除了串街看那些衣服透明透肉、大奶子乱跳的女人和城里人吵架外，这城里实在没劲，其克太想山里的日子了。

师傅看钱如天，每日赚偌多钱，却硬要自己做饭吃，做下活来，天早断黑，却要慢慢生火淘米洗菜……于是其克想烧罐罐茶、想烧洋芋、想火塘边的乐趣，于是，心底泛起苦味来……

月底，师傅借了把算盘一五一十地拨拉着，叫他也坐下，拿出小本本。其克看见上头尽是葱姜芫荽、针头线脑地记了满满一本。

“大哥，这是谁跟谁呀，不要搞得心烦！大谱气就行啦！”其克走过去，把师傅的算盘珠子抹乱。米花匠正色道：“亲兄弟明算账，今古一理！”又拨拉算盘珠儿。终于算完，数了一把钱递给其克，其克觉得手沉：长到这么个岁数，手头没沾过偌多钱票子呢！自是乐陶陶的。

其克眼光一闪亮，要请师傅下馆子。

“你有几文钱？莫忘啦攒点钱讨个媳妇，好好过日子！”米花匠语重心长。

“管球那么多！电影上头你们汉族文人教导过我，今天有酒今天吃。今天我请客——”

“兄弟你不该这么混说！”